

曾倩（女）

1962年毕业于上海体院，分配来位育中学任体育教师，并担任女排教练。专业功底厚实，工作认真，很快提升了位育女排实力，使位育中学男、女排比翼双飞，成为位育中学名片，为推动学校排球运动的普及与提高作出重要贡献。文革后调到上海体院任教，升到教授，是上海排球界的精英人士。八十年代初期常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其身影，在业内有较高知名度，现已退休。对位育中学这段不算太长的生活，她仍有很深感情，常回来参加校友返校的各种纪念活动。老女排队员对这位曾经的主教练也有很深感情，文章中常不忘记这位昔日的恩师，提到她女排教练种种训练的往事，和对她们的种种教诲与帮助。

摘自《位育中学校史简编》



曾倩老师 与 位育排球情结

曾倩 老师 口述 周家钧 65届高中 编辑

对于我们这些五十多年前的位育排球队员来说，排球队的经历是这段人生历程中的最愉快的篇章之一。对于昔日的女排队员来说，曾先生是球队的主心骨，是人人信赖依靠的主教练，是引领我们跨进排球这一神奇领域的恩师，也是令我们尊重而颇感亲近的好友和大姐姐。自位育男排教练孙惠霖先生过世后，往日的男女排队员又重新聚集到曾倩先生周围，形成一个既热烈又温馨的跨国跨洲的位育排球群，为位育排球人的暮年生活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与情趣。

今年十月，我有幸探望和采访了刚从一场大手术中康复的曾先生，被她发自内心的对位育生涯的感触及她心中的位育排球情结所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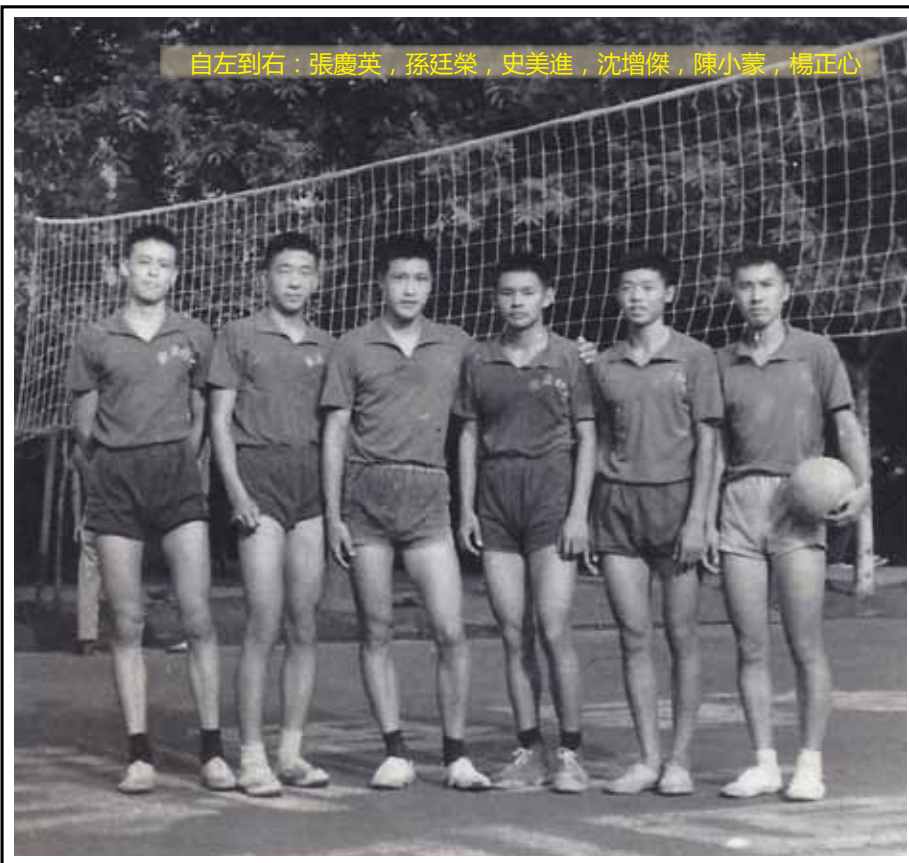
曾先生：我62年毕业，当时心里是不想到中学里去的，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毕业，毕业后应对口从事排球训练工作，而不是中学体育教学。但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紧缩编制，只有中学还要人。我住徐汇区，朱家泽和胡蔚英两人来看材料，把我招进来。此后他们觉得排球是重点，我的专业又是排球，就要我把女排搞起来。进来后老实说我对上体育课一点兴趣都没有，觉得要搞个队还不错；虽然条件也不太好，是柏油地面，但这些学生都非常起劲。开始接手的队水平不高，孙先生带的男排早就有了，女排人很少，就祝平君、阿复、王芒、周增棠等她们几个人，训练不太专业，后来你们都进来了，再加上初中又进一批，这支队伍就比较大了。刚毕业时我事业心很强，就像训练专业队一样训练你们，早上还出早锻炼，跑步，想想很有趣。开始是6人排球，后来就打9人排球了。大家都很留恋那段时间，觉得开心得不得了。

曾先生毕业前是上海体院的高材生，曾任上海少年队的队长、二传手，上海体院女排的队长、主二传。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把这样一位既有扎实的基本功、又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了解和掌握国内外排球运动发展的新技术新动向的专业教练带到了位育，招收了一群从未摸过排球、又与专业体能条件相差甚远的女孩子，开始全力以赴地对我们进行专业的排球训练；从手把手的传、递基本功教导开始，发展到各种进攻、防守战术训练。特别是位育男女排球队到江湾体育场亲眼观摩了带领日本女排夺得数届世界冠军的大松博文的“魔鬼式训练”之后，在位育粗糙的柏油球场上进行的大运动量和高技术训练把排球队推向一个新水准。由此曾先生从无到有地创建了一支抢眼夺目的、水平迅速提高的位育女排。

曾先生：当时徐汇区有少体校，但没有排球队，我们就代表徐少体参加比赛了。球衣、球、营养费都是来自区里。学校负担不多，但大家都喜欢，那时的训练生活现在都成了美好的回忆。我记得那时我每天在球场上训练，后来又带领大小两个队了，再接着就是9人排球队。男排成立较早，他们得了三次上海少年排球冠军。我带着女排也拿到过一次少年排球冠军。后来我又领了一批代表徐汇区的6人排球队获得上海市的排球冠军。虽然许多队员球打得一般，但她们能参加这个球队就觉得很光荣、很开心。那时的位育的学生们一散课都去抢那三个球场。我们打排球时，大家都挤着观看。许多老师也都是球迷，如范若良、蒋衍、陈文涵等等，我们比赛时他们挤在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里看，跟到南市体育馆去当啦啦队，起劲极了。难怪那时整个国家的排球水平都高。

的确，当时的位育男女排球队员是全校的令人羡慕的体育明星；队员们也在持续紧张激烈的训练、比赛中获得了愉快而难忘的一段精彩的人生经历。孙、曾两位教练不仅训练出两支杰出的排球队，也在整个学校掀起了强烈的排球热。位育的同学老师们不仅成为自己校队的痴心球迷，而且亲身投入这项运动。正如《校史简编》所描述：“真是‘班班有球队，天天有比赛，人人会传球’，课间课后满操场学生，都在练排球。排球成为位育人的共同回忆。”

自左到右：張慶英，孫廷榮，史美進，沈增傑，陳小蒙，楊正心



当年的位育男子少年队部分队员合影。可惜再也找不到当时女排的照片。

这种对于排球运动的钟情和热忱并没有随着中学时代的结束而终结。位育男女球队为大学、单位甚至是省市输送了运动人才。例如虞重干、王其炎、胡孚安等分别成为复旦和上海科大等大专院校的排球主力；周增棠以其排球功底转身成为交大的篮球主力。虞重干还继而走上专业的运动生涯，成为了河北省队球员、教练员及河北省体校教练员，进而任职上海体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及副院长。更多的昔日位育排球队员继续运用着在位育所获的排球技巧、知识在不同的领域、职场上闪光发热，延续着一股对排球的热爱，为各自的生活增添绚彩，也为国家的排球运动普及作出了贡献。65届初中的男排队员陈望望无疑是其中一颗闪亮的星。

曾先生：我知道陈望望从位育毕业后多年来一直在基层从事青少年排球训练，并取得很好的成绩。能把自己喜爱的排球运动在边缘地区的基层推广，值得赞扬。

陈望望于69年告别上海及位育母校，来到云南大理插队。他在刊载於位育65届初中毕业50周年纪念册的自传中谈到：“在西南边陲的穷乡僻壤含辛茹苦、战斗天地三年以后，不知是谁透露了我的排球运动经历，大理州体委把我调去担任州男女排总教练。从未料想，在位育中学学到的一技之长，居然成了我踏上工作岗位的敲门砖。”之后的两年，望望凭借在位育练就的排球基本功和拼搏精神及孙老师教授的排球理念和战术，借鉴日本女排的“三从一大”的训练方法，通过与孙、曾教练同出一辙的亲力亲为的严格训练，亲手把原先在省里排位倒数的大理州男女排打造成晋级前六名的强队，还向省队输送了两名队员。位育的排球情结和精神就这样被传送到遥远的边疆。

曾先生：搞了一辈子的排球专业，我看看我的学生的排球情结一点儿都不比我差。我自生病后对排球界状况关心得少了，但他们却非常熟悉，完全属于高级球迷。你们现在看排球的劲头比我大多了。前段时间中国女排比赛时，我们这个群像发疯了似的搞实况转播。

曾先生提到的是，今年的巴西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夺冠的几场重要比赛时，“位育排球之家”这个昔日排球队微信群的沸腾景象。大家不仅不断随着比赛的紧张进行在群中持续抒发感叹、欢呼、担忧、分析；由于在澳洲、美国的很多队友都无法看到现场直播，吴培、罗鸿仔等几个在大陆的队友还做起了现场比分、实况报道，使所有群友都能同步获得最新信息。整个群随着比赛的精彩激烈而共同澎湃。当女排终于夺冠时，群里仿佛爆发了来自全球的欢呼和激动！



曾先生：周增棠最好玩了，中国女排比赛结束后，她专门在告诉大家什么时间重播。我问她，输赢都知道了，重播有什么看头？她说：“现场直播我不敢看，我心脏吃不消，重播我可以细细地看。”这些男孩子也起劲得不得了。看看这些学生如此热爱排球，想想我从小把他们带到排球领域来，这居然会变成他们的终身爱好，使他们真心喜欢这项运动。我做为一个中学教师，能把这批学生带成真正的排球爱好者，这真让我体会到，做中学老师其实很有意义。



曾先生在79年被调回体院，回到了本该属于她的职场，担任了体院女排主教练、教授、国家最高级别的国家排协级裁判。她一如既往地拼命奋斗，取得了职业生涯的辉煌，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批的排球人才。但她与位育的感情及排球情结却从未中断。



曾先生：虽然与体院后来的几十年相比，我在位育的17年不算长，但不知为什么我对位育的感情更深。我总觉得位育的氛围真好，那些老教师真是好，对青年教师又特别关心。新的教师进来后，老教师就去听课，真是掏心掏肺地教导帮助。这都是额外工作，没人要求他们这样做。这种认真真、诚心诚意的氛围在其他学校不一定有。好多人还是在位育读书毕业，后来又回到位育教书，潘益寿、张庆英等等都是，继承这种好传统。



在位育女排队友心目中，曾先生的形象更是无法被时光抹去的。



姚方方在《难忘的五十一中学排球队》一文中这样描写她钟爱的教练：“当时的她二十刚出头，风华正茂，高挑的身材，梳着流行的运动头，清瘦的脸庞上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她的训练以严格著称。哪个队员偷懒了，哪个队员使小性子了，哪个战术不到位了，她的大眼睛会狠狠地盯住你，直盯得你羞愧的低下头。每堂训练科

目她总亲自带领我们去做，不论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不完成预定指标决不下课。她很少训人，遇到谁有问题就会找来谈心，言语是和风细雨的，目光是充满期待和厚望的。平日里她喜欢和我们开玩笑，尤其和高年级的老队员们嘻嘻哈哈打闹的，仿佛姐妹一般。”



吴培回忆道：“我记得当年曾先生训练我们发球，要连续50个好球，当中有一个坏球就要重新来过。曾先生对我们严格，我们却很开心，个个努力训练。现在想想真怀念这段日子！”

周增棠谈到：“我记得曾先生怀孕了还挺着大肚子训练，事业性很强。抓训练同时对我们的学业也关心。在她的言传身教下，排球队的队员都是品学兼优的，球队有良好的氛围。”确实，在位育的大氛围及教练们的督促下，当时的位育排球队一直由于队员们的学习成绩普遍优秀而在上海中学业余运动队中突出醒目，一改人们对“运动员=知识浅、学习差”的偏见。

即使是训练业余的中学生队，曾教练在技术体能训练中也对队员们始终严厉，而在心理和精神上却坚持关心鼓励。她总是从每个队员的本身条件中寻求发展和提高技能的空间，为她们指出切实可行的努力方向，却从不让她们因与专业运动员的生理差距而受到歧视和打击。正是这种出色的人格和智慧，赢得了球队的成功和队员们的心，也使这份情感延续了几十年。

近十几年来，曾倩老师的生活坎坷不平。她遭受了疾病的多年折磨，经历了两次重大手术的风险，承受了失去相濡以沫一生的爱人的彻心之痛；但她还是那么努力，那么阳光，那么真挚。

队员们也是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依恋着自己的教练。大家经常去看望她，有机会就凑在一起聚聚。海外的刘仁、徐慧丽、尹慧庄和我，回国时也总要探望曾先生，与队友们相聚。去年乘65届毕业50周年纪念之际，男女排十多人与曾先生欢聚一堂；今年十月正值张庆英和杨正心回国，近20个队友又和教练相聚。在“位育排球之家”微信群中，当队友们回忆着当年的种种趣事，交流着当今的泛泛思绪时；曾先生也一直与大家开开心心地互动。在不

久前曾先生接受手术期间，女排队员频频前去探望、帮助护理。每谈到这一切，曾先生总是抑制不住地激动。

曾先生：我们这个排球圈子中大家都想常常聚聚谈谈，真好！这次聚会最老的75岁，最小的盛芳漪这批67岁，这是几代排球人啊。

我手术时，虽请了护工，但早上还是需要有人替换一下，她们就来帮忙照顾。我生病时盛芳漪也积极报名护理。她说：“曾先生，我医药常识是没有的，我一点也不懂的，不过这把年纪了，事情还是会做做的。”还是像小孩一样。

谢谢大家的关心鼓励，这对我也十分重要。特别是周增棠、杰杰冒酷暑来探望。罗鸿仔、甘克森、盛芳漪在病床前悉心照顾。五十年的师生情让我及病友们十分感动。真不是一个谢字可以表达的。但还得说谢谢谢谢！

曾先生，请静心休养，好好保重！愿我们之间的欢笑长长久久；愿这份五十多年的排球情结为我们的余生继续增添快乐、光彩和鼓舞。

